

恨海· 劫余灰·情变



吴趼人◎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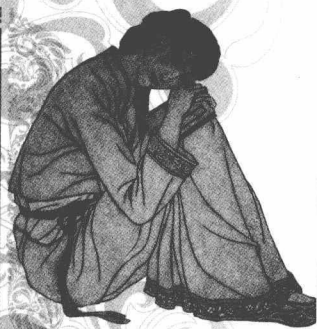


晚清言情艳情小说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恨海· 劫余灰·情变



晚清言情艳情小说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恨海；劫余灰；情变 / (清) 吴趼人著. — 2版. —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1.3
(晚清言情艳情小说)

ISBN 978-7-5500-0094-0

I. ①恨… II. ①吴… III. ①章回小说—作品集—中国—清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23302号

恨海·劫余灰·情变

(清) 吴趼人 著

丛书策划	姚雪雪
责任编辑	周榕芳 毛军英
美术编辑	方 方
制 作	周璐敏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市森广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14.75
版 次	1988年10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2版第2次印刷
字 数	2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0094-0
定 价	22.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1—26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6894736

网 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恨 海

第一回

订婚姻掌判代通词 遭离乱荒村攫小极 3

第二回

情脉脉芳心增忐忑 乱烘烘蓦地散东西 9

第三回

紫竹林无处访鸿泥 八万户暂时驻芳趾 15

第四回

侍亲娘荒店觅茶汤 寻夫婿通衢张字帖 20

第五回

警恶梦旅夜苦萦愁 展客衾芳心痴变喜 26

第六回

火熊熊大劫天津卫 病恹恹权住济宁州 32

第七回

巧应对安稳出危途 误因循夫妻遭毒手 38

第八回

论用情正言砭恶俗 归大限慈母撒娇娃 43

第九回

甘落魄天涯羁荡子 冒嫌疑情女谏顽郎 48

第十回

遁空门惘惘怅情天 遭故剑忙忙逃恨海 53

劫余灰

第一回

谱新词开卷说痴情 借导言老人商了愿 63

第二回

订新亲文章欣有价 惊噩耗快婿忽无踪 68

第三回

南海县演出无头案 朱婉贞初遇丧心人 73

第四回

心旷神怡贪观花埭景 手忙脚乱遍觅掌中珠 78

第五回

祸起萧墙恶人施毒手 羁身暗室淑女悄投缳 83

第六回

返芳魂再遭磨折 筹妙策强作周旋 89

第七回

机警芳心百般运计 淋漓箴血一纸呈词 94

第八回

李明府推敲知底蕴 朱婉贞仓卒又沉沦 100

第九回

遇救援一命重生 完节操三番就死 106

第十回

情扰成魔魂游幻境 死而复活夜走尼庵 112

第十一回

老尼姑絮说淫欲情 朱婉贞历遍灾晦病 118

第十二回

三折肱名医愈烈女 一帆风侠士送娇娃 124

第十三回

朱婉贞归家诉别绪 陈六皆劝酒试奸徒 130

第十四回

信胡言访求到西粤 寻劣弟踪迹走湖南 136

第十五回

奸诈人到底藏奸 节烈女奔丧守节 141

第十六回

苦志廿年旁枝承嗣续 归人万里意外庆团圆 146

情 变

楔 子 155

第一回

走江湖寇四爷卖武 羨科名秦二官读书 157

第二回

寇阿男京华呈色相 秦绍祖杯酒议婚姻 165

第三回

思故乡浩然有归志 恣顽皮蓦地破私情 174

第四回

寇四爷迁怒拟寻仇 秦二官渡江图避祸 183

第五回

订姻缘留住东床客 恋情欲挟走西子湖 192

第六回

筹旅费佳人施妙术 怒私奔老父捉娇娃 202

第七回

甘舐犊千金嫁阿男 赋关雎百辆迎淑女 211

第八回

何彩鸾含冤依老衲 秦白凤逐利作行商 220

第九回

感义侠交情订昆弟 逞淫威变故起夫妻

第十回

祭法场秦白凤殉情 抚遗孤何彩鸾守节

第一回

订婚姻掌判代通词 遭离乱荒村撰小极

我提起笔来，要叙一段故事。未下笔之先，先把这件事从头至尾想了一遍。这段故事叙将出来，可以叫得做写情小说。我素常立过一个议论，说人之有情，系与生俱来，未解人事以前，便有了情。大抵婴儿一啼一笑都是情，并不是那俗人说的“情窦初开”那个“情”字。要知俗人说的，单知道儿女私情是情；我说那与生俱来的情，是说先天种在心里，将来长大没有一处用不着这个“情”字。但看他如何施展罢了。对于君国施展起来便是忠，对于父母施展起来便是孝，对于子女施展起来便是慈，对于朋友施展起来便是义。可见忠孝大节无不是从“情”字生出来的。至于这儿女之情只可叫做痴。更有那不必用情、不应用情，他却浪用其情的，那个只可叫做魔。还有一说，前人说的那守节之妇——心如槁木死灰如枯井之无澜，绝不动情的了，我说并不然，他那绝不动情之处，正是第一情长之处。俗人但知儿女之情是情，未免把这个“情”字看的太轻了。^①并且有许多写情小说，竟然不是写情，是在那里写魔；写了魔还要说是写情，真是笔端罪过。^②我今叙这一段故事，虽未便先叙明是那一种情，却是断不犯这写魔的罪过。要知端详，且观正传。

却说光绪庚子那年，拳匪扰乱北方，后来闹到联军入京，两宫西狩，大小官员被辱的，也不知凡几。内中单表一个人，姓陈，名桢，表字戟临，广东南海人。两榜出身，用了主事，分在工部学习，接了家眷来京居住。夫人李氏，所生二子：大的名祥，表字伯和；小的名瑞，表字仲菡。在南横街租了一所住宅安顿。恰好他一位中表亲

① 眉批：解情字透澈。

② 眉批：《红楼》、《西厢》一齐抹尽。

戚，从苏州原籍接了家眷来京，一时寻不着房子。戟临本来嫌房子太大，便分租两间与他，大家同院居住。他那亲戚姓王，名道，表字乐天。妻子蒋氏，所生只有一女，小名娟娟。王乐天是个内阁中书，与陈戟临一般的都未曾补缺。京官清苦，长安居不易，戟临住了北院的五间房子，西院三间，王乐天住了，还有东院三间空着，一般的要出房钱，未免犯不着，因把召赁的条子贴了出去。过了几时，便有一个人来问，要赁房子。戟临便招呼他看过，问起姓名，那人道：“姓张，名皋，字鹤亭，广东香山人。”戟临见是同乡，更是喜欢。议定了租金，鹤亭便择日搬了进来。他也只得一妻一女：妻子白氏，女名棣华。这是辛卯壬辰年间的事。

说出来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一个院子，三家人家，四个小儿女，那时都在六七岁上。王家本是陈家老亲，张家又是陈家同乡，同在一院里居住，内眷们来往，甚是亲密。四个小孩子，也是天天在一处顽。戟临请了一个蒙师，在家里教两个孩子读书，王、张两家也把女儿送来附学。小孩子家愈加亲密，大家相爱相让，甚是和气。张鹤亭每过一两年，便要到上海去一次。原来鹤亭是一个商家，在上海开设了一家洋货号，狠赚了几个钱，因此又分一家在北京前门大街，每年要往来照应。凡是到上海去时，便托戟临照应内眷，因此更成了知己。

光阴迅速，不觉已过了五六年。戟临已经补了营缮司实缺，满、汉堂官又都十分器重，派了个木厂监督的差使，光景较前略为好了。一日，李氏对戟临说道：“祥儿今年已是十三岁，瑞儿也十二岁了。他弟兄两个，近来狠用心读书，我看将来也不输与老子。”戟临笑道：“奇了，怎么夫人平白地夸奖起儿子来？”李氏道：“不是我平白地夸奖他们，可知做父母的看见儿子好，心中便格外欢喜；欢喜了便多方要代他们打算。”戟临道：“打算什么呢？”李氏道：“打算同他们说定了亲事。”戟临道：“这个忙什么，他们年纪小得狠呢！”李氏道：“老爷有所不知。我看见同院的两个女孩子，和我们祥儿、瑞儿，真是天生的两对，便想说定了。”戟临道：“同住在一个院里，怕他们跑了不成？过两年再说也不迟。”李氏道：“不是怕他们跑了。我看得这一对女孩子实在好，恐怕被人家先说了去。岂不是当面错过？”戟临沉吟道：“王家娟娟，人倒甚聪明。^①近来我见他还学着作两句小诗，虽不见得便好，也还算亏他的了。说话

^① 眉批：倒甚聪明。记着。



举止，也还灵动。^①张家棣华，似乎太呆笨了些，终日不言不笑的。^②并且鹤亭是买卖人，一点也不脱略，那一副板板的广东习气，还不肯脱，他未见得便肯和我们官场中结亲。”李氏道：“我们且央媒人去求亲，肯不肯再说。此刻提也不曾提起，怎么便先料定人家不肯呢？”当下商议已定。次日，戟临便央了两位媒人，分头去说合。王乐天一口便答应了，把女儿娟娟许与仲蔼。张鹤亭听了，却与妻子白氏商量。白氏道：“这是儿女大事，官人做主便是，何必和我妇道人家商量？”鹤亭道：“不是这等说。我天天在外头，回家的时候少。娘子天天在家见着，他们祥儿倒底人品资质如何？虽然说是小孩子家看不出什么，然而一举一动，与及平日脾气，总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现在一处读书，可还和气？这也是要紧的。”白氏道：“祥儿的举动，倒比他兄弟活泼得多。”^③常听说读书也是他聪明。至於和气不和气，这句话更可以不必说，此刻都是小孩子见识，懂得什么？”鹤亭道：“这倒不然。彼此向来不相识的倒也罢了，此刻他们天天在一处的，倘使他们向来有点不睦，强他们做了夫妻，知道这一生一世怎样呢？”白氏道：“他们天天多是哥哥、弟弟、姊姊、妹妹的一处顽笑，有什么不睦？”鹤亭便不言语。到书房里看看众孩子的情形，见他们都伏在案上写字，和那教读先生谈了几句，便踱了出来。那里看得出个什么道理？可有一层，陈戟临是个世宦世家，教出来的孩子，规矩却是甚好。所以祥瑞两个，虽然十一二三岁的孩子，那揖让应对，已同成人一般。^④这一着，鹤亭早就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这回同白氏商量，一则是看白氏心意如何，二则自己只有一个女儿，也是慎重他的终身大事之意。其实他心中早有七分应允的了。当下回到东院，再与白氏商量，不如允了亲事。但是允了之后，必要另赁房子搬开，方才便当。不然，小孩子一天天的大了，不成个话。夫妻们商量妥了，到了明日，便对媒人说知。媒人回了戟临的话，自是欢喜。张鹤亭便在西河沿另外寻了一所房子，搬了过去。戟临便把东院收拾起来，做个书房。^⑤王乐天仗着是老亲，李氏又苦苦留住，便没有搬开。一面择吉行文定礼，彼此交换了八字婚帖。娟娟仍旧上学，同着读书。他生得眉青目秀，齿白唇红。放了学时，常到李氏这边来顽，孜孜憨笑，李氏十分欢喜他，抚摩玩弄，犹如自己女孩儿一般。鹤亭自从

① 眉批：说话举止是灵动的。记着。

② 眉批：呆笨不言笑的。记着。

③ 眉批：举动是活泼的。记着。

④ 眉批：揖让应对，自是官家专门学。

⑤ 眉批：景况好了，便不分租与人了。一笑。

搬开之后，棣华便不读书，只跟着白氏学做女红，慢慢便把读过的《女诫》、《女孝经》都丢荒了，只记得个大意，把词句都忘了。^①

光阴荏苒，到了庚子那年，两对小儿女都长成了。棣华与伯和同庚，都是十八岁，棣华大了月份。仲蒿十七岁，娟娟最小，也十五岁了。这年，陈戟临升了本司员外郎。这一年，正是拳匪闹事的时候。自从上年，便有了风声，到了正、二月里，便风声一天紧似一天。苏州人向来胆小，^②王乐天又是身体孱弱的。到了三月里，外面谣言四起，乐天便告了个假，带了妻女，先行出京，回苏州原籍去了。与戟临说定，等过两、三个月，没事，仍然带着来京；万一有了事，这里总是容身不得，便在上海相会。戟临一一答应，送了一程，便自回去。此时仲蒿、娟娟都已知识渐开，大家都有恋恋不舍之意。近来张鹤亭到上海去了，只丢下家眷在京。

自从乐天行后，那京官纷纷告假回籍的，络绎不绝。恼了政府，下了一个号令，不许告假。于是一众京官，稍有知识的，都知道是要等死的了。白氏慌得几次到戟临处，商量出京南下。争奈此时已不能告假，白氏又只母女两个，不便远行，总想不出一个办法来。直接到四月底边，忽接了鹤亭电报，说“此间消息不佳，倘料得乱事将起，即祈南下，并请挈带眷眷。”云云。戟临此时也没了主意。外面谣言，一日数起：忽然说各国公使已经电调洋兵入京，准备开仗；忽然又说荣中堂已经调董福祥入京护卫；有人又说董福祥的兵尽是拳匪；有个又说端王已经向公使馆下了战书，明天就要开战。此时京里的人，那一个不慌做一团！到了五月初一，更是人心惶惶。那拳匪在街上横冲直撞。戟临慌了，便请了白氏来，叫他收拾细软，带了女儿出来；自己派了家人，和两个儿子一同起身。白氏依言，即日收拾了行李，带了女儿棣华同来。当此乱离之际，也不及讲那未婚回避的仪文了。戟临分付两个儿子起行。仲蒿道：“父母都在这里，当此乱离之时，岂有两个儿子都走了之理？只等哥哥陪了张伯母出京，孩儿留在这里，侍奉父母。万一乱事起了，也同父母在一处避乱。”^③戟临道：“我是做官的人，不得不遵守命令，不能告假，你们何苦身处境地！莫若我在这里，你两个奉了母亲，和亲家母一同去罢！”李氏道：“老爷在这里，我们岂可都走了？还是孩儿们同去的好。”仲蒿道：“母亲和哥哥同去罢，孩儿在这里侍奉父亲。”戟临道：“小孩子

① 眉批：只要如此。

② 眉批：奚落杀苏州人。

③ 眉批：此情之施于父母者，谓之孝也。

懂得什么，还不和你哥哥一同快走！”仲蔼道：“别的事不敢令父亲动怒，这件事任凭大人责罚，孩儿也不敢行。”戟临无奈，只得叫伯和一个，带了家人李富，同了白氏母女，雇了两辆骡车动身。

到了火车站上，要附坐火车到塘沽去。谁知到了车站时，站上的人一个也没有了，说是今天不开车了，因为怕洋兵进京，已经把铁路拆断了。伯和没法，只得和白氏商量，且坐了骡车过去，侥幸赶到丰台可望有车。又和车夫商量，加了他车价，一路向丰台而去。那骡车又不敢在铁轨旁边行走，恐怕遇了火车，不及回避，只得绕着道儿走。走到太阳下山，将就在一家村店里住了。这家店统共只有一间客房，房里又只有一张土炕。棣华此时，真是无可奈何，只得抵垂粉颈，在一旁坐下。这家村店，却又不备饭的，伯和只得叫李富往外面胡乱买几个烧饼充饥。幸得没有第二伙人投宿。伯和同家人、车夫在堂屋里打盹，过了一夜。次日，那车夫便不肯行，无奈又只得加他车价，伯和许了他，每天每辆给他七两银子，不问一天走多少路，走一天算一天。说明白了，方才套车起行。走到丰台车站，只见站上烧的七零八落。车夫又不肯行，拌了多少嘴舌，方才前进。是日又赶不到黄村，仍在村店中歇了一宿。

伯和因为与棣华未曾结亲，处处回避，一连两夜在外间打盹。北边村落房屋，外间是没有门的，因此着了凉，发起烧热来。这天就不能行动，只得在那村店里歇住。白氏甚为心疼，便叫到房里炕上睡下憩息，棣华只得在炕下一张破椅子上背着身子坐下。幸得带着有广东的午时茶，白氏亲身和他热了一碗，吃下去，到了下午，才好些。那车夫又啰唆着说，纵不起行，也要七两银子一天。那李富又和他争论。伯和便道：“不要争了，依了他们罢。”那车夫听了，方才无话。是夜伯和就在房内歇了。好得北边土炕甚宽，只要房子有多大，那炕便有半个房子大，动辄可以睡得十多人。白氏把一张矮脚炕几摆在当中，让伯和睡在几那边，自己和女儿就睡了几这边。若在北方人，这等便是分别得狠严的了。棣华何曾经过这种光景？又是对了一个未曾成婚的丈夫，那里肯睡？只是背灯低首，默默坐下。伯和白天里吃药取汗，睡了一大觉，此时反睡不着，躺在炕上。但见一灯荧然，棣华独坐，白氏在那边已睡着了。对此光景，未免有情，便轻轻的说道：“姊姊睡下罢！”看官，须知棣华比伯和大了两个月，从小在书房里，便是姊弟相称的，所以此时伯和也照前称呼，叫一声姊姊。切莫动了疑心，说广东人的夫妻是以姊弟相称的。闲话少提。且说棣华听了伯和这句话，低头不语。伯和又道：“有炕几隔开了，伯母又在那边。你看那纸窗都破了，虽是夏天，夜

深了不免要有风的，不要受了凉！”^①棣华低着头，半晌，慢吞吞的低声说道：“贤弟请将息罢，病才好了！”伯和听说，一骨碌坐起来。不知为着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① 眉批：情景如见。

第二回

情脉脉芳心增忐忑 乱烘烘蓦地散东西

却说伯和一骨碌坐了起来，棣华暗吃一惊：他起来做什么？他叫我睡虽是好意，却不要因我不睡，强来相干，那就不成话了。只听得他说道：“姊姊睡罢！不要熬坏了身子，明天还要动身呢。”棣华低声道：“贤弟请睡罢！病才好了，不要又着了凉！我困了，自然要睡的。”伯和也不答话，把夹被窝推过一边，俯身取鞋子穿上，走下地来，方才说道：“我仍旧到外面打盹去，姊姊请安睡罢！”说罢，出去了。^①棣华暗想：我们还是小时候同过顽笑，这会隔别五六年不见了，难得他这等怜惜我，自己病还没有大好，倒说怕我熬坏，避了出去。他这个病，是为回避我在外面打盹熬出来的，今夜岂可再去累他？欲待叫时，又羞于出口；欲待不叫，于心又不忍。便站起来，轻轻把白氏推了一推，叫道：“母亲醒醒！”^②白氏惊醒，问是甚事。棣华低头不语。白氏笑道：“什么事？叫醒我，又没有话说。”一面坐了起来，又问什么事。棣华只是低着头，一言不发。白氏甚是疑心，一回头，看见伯和不在炕上，便问那里去了。棣华向外间一指，眼边不觉一红。^③白氏正要下地，只见伯和走了进来，说道：“我在这里，姊姊总不肯睡，所以我仍回避出去。”白氏抢着道：“这又何必！现在我们是逃难的时候，那里还论得许多规矩？贤侄快睡了，女儿快过来，靠我这边躺下。谁病了都不好呀！”伯和拿眼望着棣华，棣华只是低着头。白氏道：“贤侄先睡下罢，我会叫他睡的。”伯和便上炕去睡了。白氏伸手把棣华拉到炕沿上道：“睡罢，不要累得人家

① 眉批：此时互相怜爱之情，何其浓也。

② 眉批：想得好主意。

③ 眉批：写女儿情态如画。

不安。”棣华还只低着头，坐在炕沿上。白氏催了几次，方才盘起腿到炕上，和衣躺下。心中暗想：我若是不睡，便连母亲也累得不能睡了。只是这嫌疑之际，令人十分难过。倘是先成了亲再同走倒也罢了。此刻被礼法所限，连他的病体如何也不能亲口问一声，倒累他体贴我起来。我若是不睡，岂不是辜负了他一番好意？^①又想到尚未成婚的夫妻，怎么同在一个炕上睡起来？想到这里，未免如芒在背。几次要坐起来，又怕累得伯和不安，只得勉强躺着。一夜想这个，想那个，何尝睡得着。

天才亮了，就坐起来，微舒俏眼，往伯和那边一望。只见他侧着身子睡了，把一床夹被窝翻在半边。暗想此刻天将黎明的时候，晓风最易侵入的，况且正对了那破纸窗，万一再病起来，这身子怎生禁得？要待代他盖好了，又不好意思。待要叫醒母亲，又恐怕老人家醒了不能再睡；今日凉情要动身的了，不多睡一会，怎禁得在车上劳顿？^②待要叫醒伯和时，又出口不得。思来想去，没有法子，只得轻轻下了地，悄悄地走过来，轻舒玉手，把夹被窝一拉，代他盖了。谁知白氏早已醒了，不过闭着眼睛养神。棣华代伯和盖被窝，恰遇了白氏双眼一睁，早看见了，便道：“你再代他掖好点呀！”这一句话不打紧，却羞得棣华满面通红，直透到耳根都热了，连忙退了几步，坐到椅子上。^③暗想若是成了礼的夫妻，任凭我怎样都不要紧，偏又是这样不上不下的，有许多嫌疑，真是令人难煞！索性各人自己投奔，两不相见，不过多一分惦记倒也罢了；偏又现在对面，叫人处处要照应又不能照应，弄得人不知怎样才好。想到这里，不知怎样一阵伤心，淌下泪来。白氏坐起来，一眼瞥见，问道：“哭什么？”棣华拭了眼泪，勉强应道：“没有哭。”白氏叹道：“我也知道你为难。但是你们非平常的可比，从小儿在一处的，姊姊弟弟相处惯了。今日在这乱离之际，是迫不得已的事，又有我在旁边，其实‘嫌疑’两个字，也可以从权免了。我见王家娟娟，和他们小瑞儿是终日有说有笑的，虽然他们是老亲，究竟也是个未曾成礼的夫妻，娟娟何曾像你？^④我们早是搬开了，倘使当年不搬开，你便怎么过呢？”棣华听了，猛然想起，倘使当年不搬开了，一向不知是何景象。那时候年纪小，自然不懂得什么嫌疑；直到今日，倒也相处惯了，犹如养媳妇一般，倒也罢了。偏是我处的这个地位难。

正在胡思乱想，伯和也翻身起来了，揉眼问道：“伯母、姊姊好早，怎都起来

① 眉批：心中忽有如许他字，试想是何心肠。

② 眉批：又是孝。

③ 眉批：绝无苟且事而畏羞如此，写小儿女如绘。

④ 眉批：好个现成比例。



了？”白氏道：“贤侄今日可痊愈了？”伯和道：“好了，今天可以动身了。但不知外面情形如何？”白氏道：“不知这里可打听出来？”伯和道：“这里的人糊涂得狠。昨天我问他们，他们都是所问非所答，但知道大师兄杀毛子，又是什么天兵天将的乱说一遍，没有一句听得的话。我们只索早点动身，到前面去再打听。”说罢出去，叫起李富，炖水洗脸。白氏母女也梳洗过了，伯和叫套车。忽然两个车夫之中有一个说：“不去了！我不做这买卖了！我昨天晚上听得人说‘毛子兵已经到了卫里，正和大师兄在那里开仗。毛子用的是枪炮，大师兄用的是神兵神火’。大师兄便不怕枪炮，咱们可不行，我不能为了赚几两银子，去陪你们做炮灰。”那一个车夫还劝他说：“咱们都是大清朝人，大师兄‘扶清灭洋’自然保护咱们，去走走，怕什么呢？”李富便说：“咱们不一定到天津，随便到了黄村也罢，安定也罢，廊坊也罢，只要遇了火车，我们便上火车去了，焉见得一定要到天津做炮灰呢？”那车夫道：“你还做梦呢！还有火车？你这一辈子莫想了！所有铁路，都被大师兄一把神火烧的化了水了。”^①伯和听得，便出来问：“怎么样了？”那车夫道：“不必问怎么样。总而言之，这买卖我不干了！算还了我车价，我回去了。”伯和问这一个车夫道：“你呢？”车夫道：“他不干由他不干去。只是你们四个人同坐了我的车，只有一个牲口，^②那里拉得动？早知道要长行，应该弄一辆双套车才是。”伯和道：“在这里再雇一辆车来，不知可有？”车夫道：“这小乡庄地方，那里去雇车？雇两匹牲口，倒或者可以有的。”伯和道：“那么你代我们去雇来。”车夫答应去了。那一个便嚷着要车价，伯和只得给了他，他便赶着空车去了。不一会，那雇牲口的车夫回来了，说：“这里连个牲口都没有，有的都是人家自己养的，不肯受雇。”伯和道：“这就没法了，只好同坐了一个车的了。”车夫道：“不是我不肯，无奈牲口背不动。”伯和道：“拉不动，走慢点就是了。并且我们跨车檐的，未尝不可以下来走走。”车夫道：“那么，要加我点价。”伯和道：“加你二两银子一天就是。”车夫笑道：“你老爷也太会打算了！两辆车都是七两银子一天，此刻那一辆辞了，只加我二两，老爷到省下五两来！”^③伯和道：“你要多少呢？”车夫道：“把他辞了的都给了我，不公道么？”李富道：“岂有此理！咱们出了七两银子一天，只跨个车檐？”^④伯和道：“算了罢，就照给他罢了。这个离乱的时候，还讲什么呢？”车夫

① 眉批：奇谈。

② 眉批：北方统称骡马之属曰牲口。

③ 眉批：真算得到。孽孽为利者往往如是。

④ 眉批：又算得到。

答应了，便走了出去。要叫他搬行李时，却不知他那里去了。

伯和回到房内，悄悄对白氏道：“我方才站在院子里和车夫说话，看见门外逃难的车，比前两天更多了：外面的光景，益发乱了。我们把紧要的东西，悄悄的分缠在身上罢！”白氏听了此言，不觉慌了道：“外面怎样了？”棣华道：“母亲且莫问。这个是好主意，缠在身上，总比放在箱子里稳当些。”白氏连忙取出钥匙，开了小皮箱，取出首饰匣，把两对珠花拆散了，与几件金首饰，母女两个分缠在身上。棣华看匣里还有十两金叶，取了出来，对白氏道：“这件怎样？”白氏道：“这个交给贤侄罢！”伯和正在那里开了自己箱子取银子，多了不好带，少了又怕失了箱子不够用，十分踌躇。听得白氏此言，回头一看，棣华便把金叶递给伯和。伯和接在手里，把二三十两散碎银子缠在身上，又在身上解下一件东西来，递给白氏道：“这是家传的一件顽意儿，家母给了我。此刻身上有了累赘东西，带他不便，请伯母代我收了罢。”白氏接过来，棣华俏眼看去，是一个白玉双喜牌。白氏便要放在箱子里，棣华道：“这东西放在箱子里不稳当，还是带在身上罢！”白氏便递给棣华。棣华重新把身上东西解下，把双喜牌放在一起，再缠上去。^①伯和又取了几十两银子交给李富，叫他缠上。又取出这几天的车价来，锁了箱子。把十两金叶分做两处，解开腿带，把他束在腿上。然后叫车夫，谁知那车夫还没有回来，只得等他。等了好一会，方才来了。家人帮着搬行李上车。白氏母女互相挽扶，出了店门上车。伯和给了店钱，又叫车夫进来，交给他车价，说明：“连今天的十四两也在内了。你且带在身边，我恐怕路上有失，丢了箱子，没得给你，累你白忙了几天。”车夫欢喜，接在手里道：“果然今天逃难的人更多了。我问问他们，也有前天出京的，也有昨天才出京的。这咱便走到这儿了，可见得事情是急了。”一面说着，放下马鞭子，把银子放好肚兜子里，一同出了店门。伯和同家人一边一个，跨上了车檐。车夫说嘴道：“好！咱们碰运气去！运气坏的，做了炮灰；运气来了，多挣几两银子。”说着，把马鞭一挥，滴溜滴溜的滚着舌头，那骡子便发脚行动去了。^②伯和在车檐上看时，却多了一匹骡子，^③便问车夫道：“你那牲口往那里弄来的？”车夫道：“是我设法去赁来的，也化了五钱银子一天的赁价呢！不然，一匹牲口，竟怕他累慌了。”伯和道：“那么你头一次说去赁来骑的，怎么又说没有？”车

① 眉批：明明是交换记念。

② 眉批：读之令人回想在北方看车夫赶车，尚欲失笑。

③ 眉批：此出去许久之故也。